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仙化

利名門路兩無憑，百歲風前短焰燈。只恐為僧僧不了，為僧得了盡輪僧。

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，溫州府樂清縣有一秀才，姓陳名義，字可常，年方二□四歲。生得眉目清秀，且是聰明。無書不讀，無史不通。紹興年間，三舉不第，就於臨安府眾安橋命舖，算看本身造物。那先生言：「命有華蓋，卻無官星，只好出家。」陳秀才自小聽得母親說，生下他時，夢見一尊金身羅漢投懷。今日功名蹭蹬之際，又聞星家此言，忿一口氣，回店歇了一夜。早起算還了房宿錢，僱人挑了行李，逕來靈隱寺投奔印鐵牛長老出家，做了行者。這個長老博通經典，座下有□個侍者，號為「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」，皆讀書聰明。陳可常在長老座下做了第二位侍者。

紹興□一年間，高宗皇帝母舅吳七郡王，時遇五月初四日，府中裹粽子。當下郡王鈞旨吩咐都管：「明日要去靈隱寺齋僧，可打點供食齊備。」都管領鈞旨，自去關支銀兩，買辦什物，打點完備。至次日早飯後，郡王點看什物，上轎。帶了都管、幹辦、虞候、押番一千人等，出了錢塘門，過了石涵橋、大佛頭，逕到西山靈隱寺。

先有報帖報知，長老引眾僧鳴鐘撞鼓，接郡王上殿燒香，請至方丈坐下。長老引眾僧參拜獻茶，分立兩旁。郡王說：「每年五月重五，入寺齋僧解粽，今日依例布施。」院子擡供食獻佛，大盤托出粽子，各房都要散到。

郡王閒步廊下，見壁上有詩四句：

齊國曾生一孟嘗，晉朝鎮惡又高強。

五行偏我遭時蹇，欲向星家問短長。

郡王見詩道：「此詩有怨望之意，不知何人所作？」回至方丈，長老設宴款待。郡王問：「長老，你寺中何人能作得好詩？」長老：「覆恩王，敝寺僧多，座下有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□個侍者，皆能作詩。」郡王說：「與我喚來！」長老：「覆恩王，只有兩個在敝寺，這八個教去各莊上去了。」只見甲乙二侍者，到郡王面前。郡王叫甲侍者：「你可作詩一首。」甲侍者稟乞題目，郡王教將粽子為題。甲侍者作詩曰：

四角尖尖草縛腰，浪蕩鍋中走一遭。

若還撞見唐三藏，將來剝得赤條條。

郡王聽罷，大笑道：「好詩，卻少文彩。」再喚乙侍者作詩。乙侍者問訊了，乞題目，也教將粽子為題。作詩曰：

香粽年年祭屈原，齋僧今日結良緣。

滿堂供盡知多少，生死工夫那個先？

郡王聽罷大喜道：「好詩！」問乙侍者：「廊下壁間詩，是你作的？」乙侍者道：「覆恩王，是侍者做的。」郡王道：「既是你做的，你且解與我知道。」乙侍者道：「齊國有個孟嘗君，養三千客，他是五月五日午時生。晉國有個大將王鎮惡，此人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。小侍者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，卻受此窮苦，以此做下四句自歎。」郡王問：「你是何處人氏？」侍者答道：「小侍者溫州府樂清縣人氏，姓陳名義，字可常。」郡王見侍者言語清亮，人才出眾，意欲擡舉他。當日就差押番，去臨安府僧錄司討一道度牒，將乙侍者剃度為僧，就用他表字可常，為佛門中法號，就作郡王府內門僧。郡王至晚回府，不在話下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又早一年。至五月五日，郡王又去靈隱寺齋僧。長老引可常並眾僧接入方丈，少不得安辦齋供，款待郡王。坐間叫可常到面前道：「你做一篇詞，要見你本身故事。」可常問訊了，口念一詞名《菩薩蠻》。

平生只被今朝誤，今朝卻把平生補。

重午一年期，齋僧只待時。

主人恩義重，兩載蒙恩寵。

清淨得為僧，幽閒度此生。

郡王大喜，盡醉回府，將可常帶回見兩國夫人說：「這個和尚是溫州人氏，姓陳名義。三舉不第，因此棄俗出家，在靈隱寺做侍者。我見他作得好詩，就剃度他為門僧，法號可常。如今一年了，今日帶回府來，參拜夫人。」夫人見說，□分歡喜，又見可常聰明朴實，一府中人都歡喜。郡王與夫人解粽，就將一個與可常，教做粽子詞，還要《菩薩蠻》。可常問訊了，乞紙筆寫出一詞來：

包中香黍分邊角，彩絲剪就交絨索。

樽俎泛菖蒲，年年五月初。

主人恩義重，對景承歡寵。

何日玩山家？葵蒿三四花！

郡王見了大喜，傳旨喚出新荷姐，就教他唱可常這詞。那新荷姐生得眉長眼細，面白唇紅，舉止輕盈。手擎象板，立於筵前，唱起遶梁之聲，眾皆喝采。郡王又教可常做新荷姐詞一篇，還要《菩薩蠻》。可常執筆便寫，詞曰：

天生體態腰肢細，新詞唱徹歌聲利。

一曲泛清奇，揚塵簌簌飛。

主人恩義重，宴出紅粧寵。

便要賞新荷，時光也不多！

郡王越加歡喜。至晚席散，著可常回寺。

至明年五月五日，郡王又要去靈隱寺齋僧。不想大雨如傾，郡王不去，吩咐院公：「你自去分散眾僧齋供，就教同可常到府中來看看。」院公領旨去靈隱寺齋僧，說與長老：「郡王教同可常回府。」長老說：「近日可常得一心病，不出僧房，我與你同去問他。」院公與長老同至可常房中。可常睡在牀上，吩咐院公：「拜召恩王，小僧心病發了，去不得。有一柬帖，與我呈上恩王。」院公聽說，帶來這封柬帖回府。

郡王問：「可常如何不來？」院公道：「告恩王，可常連日心疼病發，來不得。教男女奉上一簡，他親自封好。」郡王拆開看，又是《菩薩蠻》詞一首：

去年共飲菖蒲酒，今年卻向僧房守。

好事更多磨，教人沒奈何。

主人恩義重，知我心頭痛。

待要賞新荷，爭知疾癒麼？

郡王隨即喚新荷出來唱此詞。有管家婆稟：「覆恩王，近日新荷眉低眼慢，乳大腹高，出來不得。」郡王正大怒，將新荷送進府中五夫人勸問。新荷供說：「我與可常奸宿有孕。」五夫人將情詞覆恩王。郡王正大怒：「可知道這禿驢詞內都有賞新荷之句，他不是害什麼心病，是害的相思病！今日他自覺心虧，不敢到我府中！」教人吩咐臨安府，差人去靈隱寺拿可常和尚。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印長老處要可常。長老離不得安排酒食，送些錢鈔與公人。常言道：「官法如爐，誰肯容情！」可常推病不得，只得掙鬧起

來，隨著公人到臨安府廳上跪下。府主升堂，鑿鑿牙鼓響，公吏兩邊排，閻王生死案，東嶽攝魂臺。

帶過可常問道：「你是出家人，郡王怎地恩顧你，緣何做出這等沒天理的事出來？你快快招了！」可常說：「並無此事。」府尹不聽分辨：「左右拏下好生打！」左右將可常拖倒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可常招道：「小僧果與新荷有好。一時念頭差了，供招是實。」將新荷勘問，一般供招。臨安府將可常、新荷供招呈上郡王。郡王本要打殺可常，因他滿腹文章，不忍下手，監在獄中。

卻說印長老自思：「可常是個有德行和尚，日常山門也不出，只在佛前看經。便是郡王府裡喚去半日，未晚就回，又不在府中宿歇，此奸從何而來？內中必有蹊蹺！」連忙入城去傳法寺，央住持稟大惠長老同到府中，與可常討饒。郡王出堂，賜二長老坐，待茶。郡王開口便說：「可常無禮！我平日怎麼看待他，卻做下不仁之事！」二位長老跪下，再三稟說：「可常之罪，僧輩不敢替他分辨。但求恩王念平日錯愛之情，可以饒恕一二。」郡王請二位長老回寺：「明日吩咐臨安府量輕發落。」印長老開言：「覆恩王，此事日久自明。」郡王聞言心中不喜，退入後堂，再不出來。二位長老見郡王不出，也走出府來。稟長老說：「郡王嗔怪你說『日久自明』。他不肯認錯，便不出來。」印長老便說：「可常是個有德行的，日常無事，山門也不出，只在佛前看經。便是郡王府裡喚去，去了半日便回，又不曾宿歇，此奸從何而來？故此小僧說『日久自明』，必有冤枉。」稟長老說：「『貧不與富敵，賤不與貴爭。』僧家怎敢與王府爭得是非？這也是宿世冤業，且得他量輕發落，卻又理會。」說罷，各回寺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次日郡王將封簡子去臨安府，即將可常、新荷量輕打斷。有大尹稟郡王：「待新荷產子，可斷。」郡王吩咐，便要斷出。府官只得將僧可常追了度牒，杖一百，發靈隱寺，轉發寧家當差。將新荷杖八□，發錢塘縣轉發寧家，追原錢一千貫還郡王府。

卻說印長老接得可常，滿寺僧眾教長老休要安著可常在寺中，玷辱宗風。長老對眾僧說：「此事必有蹊蹺，久後自明。」長老令人山後搭一草舍，教可常將息棒瘡好了，著他自回鄉去。

且說郡王把新荷發落寧家，追原錢一千貫。新荷父母對女兒說：「我又無錢，你若有私房積蓄，將來湊還府中。」新荷說：「這錢自有人替我出。」張公罵道：「你這賤人！與個窮和尚通奸，他的度牒也被追了，卻那得錢來替你還府中。」新荷說：「可惜屈了這個和尚！我自與府中錢原都管有奸，他見我有孕了，恐事發，『到郡王面前，只供與可常和尚有好。郡王喜歡可常，必然饒你。我自來供養你家，並使用錢物。』說過的話，今日只去問他討錢來用，並還官錢。我一個身子被他騙了，先前說過的話，如何賴得？他若欺心不招架時，左右做我不著，你兩個老人家將我去府中，等我郡王面前實訴，也出脫了可常和尚。」父母聽得女兒說，便去府前伺候錢都管出來，把上項事一一說了。錢都管倒焦躁起來，罵道：「老賤才！老無知！好不識廉恥！自家女兒偷了和尚，官司也問結了，卻說恁般鬼話來圖賴人！你欠了女兒身價錢，沒處措辦時，好言好語，告個消乏，或者可憐你的，一兩貫錢助了你也不見得。你卻說這樣沒根蒂的話來，旁人聽見時，教我怎地做人？」罵了一頓，走開去了。

張老只得忍氣吞聲回來，與女兒說知。新荷見說，兩淚交流，乃言：「爹娘放心，明日卻與他理會。」至次日，新荷跟父母到郡王府前，連聲叫屈。郡王即時叫人拏來，卻是新荷父母。郡王罵道：「你女兒做下迷天大罪，倒來我府前叫屈！」張老跪覆：「恩王，小的女兒沒福，做出事來，其中屈了一人，望恩王做主！」郡王問：「屈了何人？」張老道：「小人不知，只問小賤人便有明白。」郡王問：「賤人在那裡？」張老道：「在門首伺候。」郡王喚他人來，問他詳細。新荷入到府堂跪下，郡王問：「賤人，做下不仁之事，你今說屈了甚人？」新荷道：「告恩王，賤妾犯奸，妄屈了可常和尚。」郡王問：「緣何屈了他？你可實說，我倒饒你。」新荷告道：「賤妾犯奸，卻不干可常之事。」郡王道：「你先前怎地不說？」新荷告道：「妾實被幹辦錢原奸騙。有孕之時，錢原怕事露，吩咐妾：『如若事露，千萬不可說我！只說與可常和尚有奸。因郡王喜歡可常，必然饒你。』」郡王罵道：「你這賤人，怎地依他說，害了這個和尚！」新荷告道：「錢原說：『你若無事退回，我自養你一家老小。如要原錢還府，也是我出。』今日賤妾寧家，恩王責取原錢，一時無措，只得去向他討錢還府中。以此父親去與他說，倒把父親打罵，被害無辜。妾今訴告明白，情願死在恩王面前。」郡王道：「先前他許供養你一家，有甚表記為證？」新荷道：「告恩王，錢原許妾供養，妾亦怕他翻悔，已拏了他上直朱紅牌一面為信。」郡王見說，□分大怒，跌腳大罵：「潑賤人！屈了可常和尚！」就著人吩咐臨安府，拿錢原到廳審問拷打，供認明白。一百日限滿，脊杖八□，送沙門島牢城營料高。新荷寧家，饒了一千貫原錢。隨即差人去靈隱寺取可常和尚來。

卻說可常在草舍中將息好了，又是五月五日到。可常取紙墨筆來，寫下一首《辭世頌》：

生時重午，為僧重午，得罪重午，死時重午。
為前生欠他債負，若不當時承認，又恐他人受苦。
今日事已分明，不若抽身回去。
五月五日午時書，赤口白舌盡消除。
五月五日天中節，赤口白舌盡消滅。

可常作了《辭世頌》，走出草舍邊，有一泉水。可常脫了衣裳，遍身抹淨，穿了衣服，入草舍結跏趺坐圓寂了。道人報與長老知道，長老將自己龕子，粧了可常，擡出山頂。長老正欲下火，只見郡王府院公來取可常。長老道：「院公，你去稟覆恩王，可常坐化了，正欲下火。郡王來取，今且暫停，待恩王令旨。」院公說：「今日事已明白，不干可常之事。皆因屈了，教我來取，卻又圓寂了。我去稟恩王，必然親自來看下火。」院公急急回府，將上項事並《辭世頌》呈上，郡王看了大驚。

次日，郡王同兩國夫人去靈隱寺燒化可常，眾僧接到後山。郡王與兩國夫人親自拈香罷，郡王坐下。印長老帶領眾僧看經畢。印長老手執火把，口中念道：

留得屈原香粽在，龍舟競渡盡爭先。
從今剪斷緣絲索，不用來生復結緣。

恭惟圓寂可常和尚：重午本良辰，誰把蘭湯浴？角黍漫包金，菖蒲空切玉。須知妙法華，大乘俱念足。手不折新荷，枉受攀花辱。目下事分明，唱徹陽關曲。今日是重午，歸西何太速！寂滅本來空，管甚時辰毒？山僧今日來，贈與光明燭。憑此火光三昧，要見本來面目。咦！唱徹當時菩薩蠻，撒手便歸兜率國。

眾人只見火光中現出可常，問訊謝郡王、夫人、長老並眾僧：「只因我前生欠宿債，今世轉來還，吾今歸仙境，再不往人間。吾是五百尊羅漢中名常歡喜尊者。」正是：從來天道豈癡癡？好醜難逃久照中。說好勸人歸善道，算來修德積陰功。